

周禮精華

卷六

□ 12
2904
6



12
2904
6



尚書伯禹作司
空而後契為司
徒是唐虞之官
也王制司空度
地居民而後司
徒修禮明教是
夏殷之官也洪
範四曰司空五
曰司徒皆以司
空居司徒之先
而周官獨後之
者蓋即大易艮

周禮精華卷第六

侯官 陳龍標虛舟編輯



去五味均平藏



冬官考工記

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修橋梁。皆于農事既畢。為宜。司空者。蓋主于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有興事。任力之實用也。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為實也。事典不立。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無所基。此聖人之以虛為實也。故官以司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冬官之闕。或是當時原闕。漢人求之不得。因取考工記補之。亦以備大數云爾。蓋司空掌邦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

以成終成始之意也

之號。非官也。注云以事名官。以氏名官。失其意矣。

若直云坐而論

六職即下文六種職業

論道講論道德也。作起也。行猶

道謂之王公等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

語筆便直致先

為也。審曲察其文理之曲直。面執觀其陰陽之向背。飭治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辨謂辨而用之。

提明六項然後

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

逐句分解則文

物貴為珍。殊為異。資藉也。飭力。勤力也。地財。疏穀之類。治絲以成帛。治麻以成布。

字層疊有照應

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先王之世貴賤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

男女無一人而

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

無職禮樂刑政

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

無非所以警其

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職有故自上至

下莫敢淫心舍

力此正德利用

厚生之根本也

敬仲鄭氏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于農夫婦功。皆有職于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于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灋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之。所謂道揆也。百工之辨器用。所謂灋守也。惟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灋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

突起奇兀

粵粵南蠻。鑄田器。燕北狄。函甲也。秦西戎廬。矛戟柄。胡北夷。無者。人人皆能作是器。故其工。越同。無鑄。博。燕無函。秦無廬。作。胡無弓車。四語蓋也。粵不以名著也。

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

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王氏曰。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然後見所巧。鑄函廬弓車。四國之人皆能之。故雖天下之良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

世守之便是尋常語。只倒一字。曰守之世何等。

知者無不知。故能立法以造器。巧者無不能。故能取法以傳後。守之世。則父子相傳。不失其業。而工名焉。

新工必知周萬物。然後能創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也。巧如工垂艾斯伯與之類。皆知聖人之意。循

人之作也。爍刀以金為體。以火為用。故言爍。器以土為體。以水為用。故言凝。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

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王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于度數。而道之迹顯于其外。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百工之事。雖形于度數之麤。而天

而達之以究盡

制作之理工則

世守其成法而

已

總挈四項

然而不良。拗一

筆文勢曲折

橋踰淮以下敘

地氣文氣開拓

十分精彩

收地氣

燕之角一段言

周禮卷六

卷六

三

古香閣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

良善也。

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橋

踰淮而北。為枳。鸚。鶻。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

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

謂此五國之人。遷于他國。而制是器。則限于地氣。而弗能為良也。燕地寒。牛羊之角皆堅實。荆州

產北方。汶水入于濟。踰汶自北而南也。

淮為斥鹵之地。不能生草木。故橋化而枳。鸚。鶻。鳥名。產南方。濟水在濟西。踰濟自南而北也。貉。狐也。

其方圓奇耦。曲直厚薄。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存焉。豈淺識者所能及哉。

下之至。賾寓焉。聖人明道以觀象。審象以制器。故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則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則取諸睽。或為耒耜。而取諸益。或為網罟。而取諸離。于大壯。則取為棟宇。于大過。則取為棺槨。其方圓奇耦。曲直厚薄。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存焉。豈淺識者所能及哉。

時有寒暑。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材有美包天時

地氣在內故夾

敘中間

倒敘天時法密

而局新

收天時

天時地氣美材

三者皆具而工

可以施其巧矣

多柘可為弓幹。胡之國多竹。箭囊也。吳越之地多山。金錫產焉。

材之美者也。天有

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

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天下之大。惟天地人物四者盡之。今一器之微。上

則通乎天時。下則合乎地氣。材之美。既極乎物之

良。工之巧。又盡乎人之事。舉天地人物之道。于一

器備之。則其所該者大矣。

記言秦無廬。鄭之刀。宣王時封其弟友于成林之

地。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其為

東周時書明矣。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

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間地。而終古咸速。鄭注以

為齊人語。其殆周末齊魯間。精物理。曉工事。而工

文辭者為之歟。

此承上文言工

有巧也

六句總括三十

官事悉文奇此

考工記之樞筌

也。而下文乃分

敘之

攻斲治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

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

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桌。段。桃。攻皮之

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同。鍾。筐。幌。

刮摩之工。玉。柳。櫛。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旅。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

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平列四代就上

輪輿緊帶出車

為多下文單論

車制筆最謹嚴

九十餘字中文

法六七變而抑

周禮青

卷六

四

古香閣

揚頓挫曲盡工巧

此以察輪言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樸屬謂附著堅固而微至微至謂著地微少易于圓轉也不樸屬無以為

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戚速迅疾也速也輪已崇已猶太也崇高也輪大高則人不

能登也輪已庳庳卑也則于馬終古登陲陲也故兵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

輪六尺有六寸象路也輪之尺寸不同以馬有高下也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三材以為轂輻牙者斬必以時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和猶合也轂

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

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承轂輻而運行故取于固抱輪敝而三者不損乃謂之完也其曰職者三者各自職任自相支持

此形容輪輻轂

三者之美極工

極似

中間七箇欲其

是其用意之精

所以為巧處

望而眡其輪欲其慎慎均致貌謂週遭之度皆同也下池謂近地之處漸殺也進眠近

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圓同也望其輻欲其掣掣殺

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

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眼出大貌也進而眡之欲其疇

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輹輹輹輪也輻之向內隆起處欲其蚤

爪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齟則輪雖敝不匡作

趙氏曰此段是輪已成而察其所作之善否上文

乃方制輪時故以轂為先輻次之牙次之自內而

至外也此以輪為先輻次之轂次之自外以及內

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軫理而堅陰也。

矩，猶度也。陰，陽木之向日背日者。陽木文理種密而堅固。

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

火養謂以火災之使堅緻與陽木齊也。

雖敝不斂。

斂謂轉革暴起也。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

杼謂剡其踐地處如劍脊也。侔，上下相等也。澤多濕，以杼行澤如以刀割地而泥塗不粘附也。

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團以行

山多石，以侔行山，如以圓滑之物而行石，輪雖歷久而敝亦不能傷其輪中之鑿孔也。

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類于鑿。

類猶敝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

輪制圓，故規之以視其圓。匡，方也。制雖圓而四圍必取端正，故矩之以視其方。縣，謂懸之以繩，輻從繩則上下直矣。水謂置于水中，平沈如一，則左右均矣。

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良

一連用七也字
有變換有照應
氣象萬千

輪人一章文極

繁瑣末只用四

字收之使通篇

疊如貫珠曠哉

高調

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藪，輻孔也。量之以黍，則大小同矣。權，稱錘也。稱之以權，則輕重等矣。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易氏祓曰：此總括輪人一篇之意。大抵注目而視方員，不如付諸規矩之為公。騰口而議平直，不如

付諸準繩之為審。援手而度多寡輕重，不如付諸

權量之為當。六者設則天下之為方員平直多寡

輕重者，皆不能外是矣。

輪人為蓋。蓋，覆于車上者。蓋之斗謂之部，蓋上橈而

蓋亦圓體，故使輪人為之。蓋本為雨設，故上高字卑，則去水疾而行雷遠，其勢順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

尺謂之程。謂大高而門難容也。

雷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

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後可以為良工也。謂之

國工。

輿人為車。輪崇車車玉格也。處車中以載物者為輿。夾車旁以行地者為輪。橫車前以駕馬者為衡。參稱者輿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圓者

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懸衡者中水。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土所乘者。弇斂向內。

以無革鞵。不堅而易敗也。飾車大夫以上所乘者。侈舒向外。以有革鞵。雖侈而無害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逐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

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

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

以為利也。

輈即車輹。詩所謂五檠梁輈是也。三十工本無輈人之官。而此稱輈人為輈者。以車事繁難。故別立此職。當統于輿人也。

此段專論牛車

輹木太直之病。以見兵車乘車之輈不可不曲。意其文字與質確是周秦以上法物。

今夫大車之輹。摯大車謂之輹。其登又難。既克其登

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輹直且無撓也。是故大

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陴。不伏其輹。必

縊其牛。此無故。唯輹直且無撓也。故登陴者。倍任

以登勉強曳登也。

援引也。邸，車箱之邸，猶緒也。言牛

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地也。不援其邸必緒。其

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

頤典，堅忍貌。

軛，揉太深則過曲而易折。揉太淺則過直馬駕之而若負。

是故軛欲頤。軛典。軛淡則折。淺則負。軛注則利。準。

利。準則久。和則安。謂不淡不淺，馬引之而進，若水

準而無礙。既利且準，則用可以久。此皆軛欲弧而

無折。經而無絕。弧，木弓也。揉軛之澧，欲其有弧之

不至於絕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軛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

郝氏敬曰：凡車之任重致遠者，皆馬之力也。故進則欲其與馬謀，凡車之遲速進退，惟人所馭也。故退則欲其與人謀，然非軛之和，則不能也。此總收上文全車之制如萬頃。

迴瀾氣勢灑翰

輻數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之義也。蓋有二十八弓，象周天二十八宿之躔也。交龍為旂，諸侯所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

以象大火也。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其屬有尾、鳥、旗

七旂。以象鶉火也。鶉火，南方朱鳥之宿，其屬有星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伐，西方白虎之宿，與參連體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營室，北方元武之宿，與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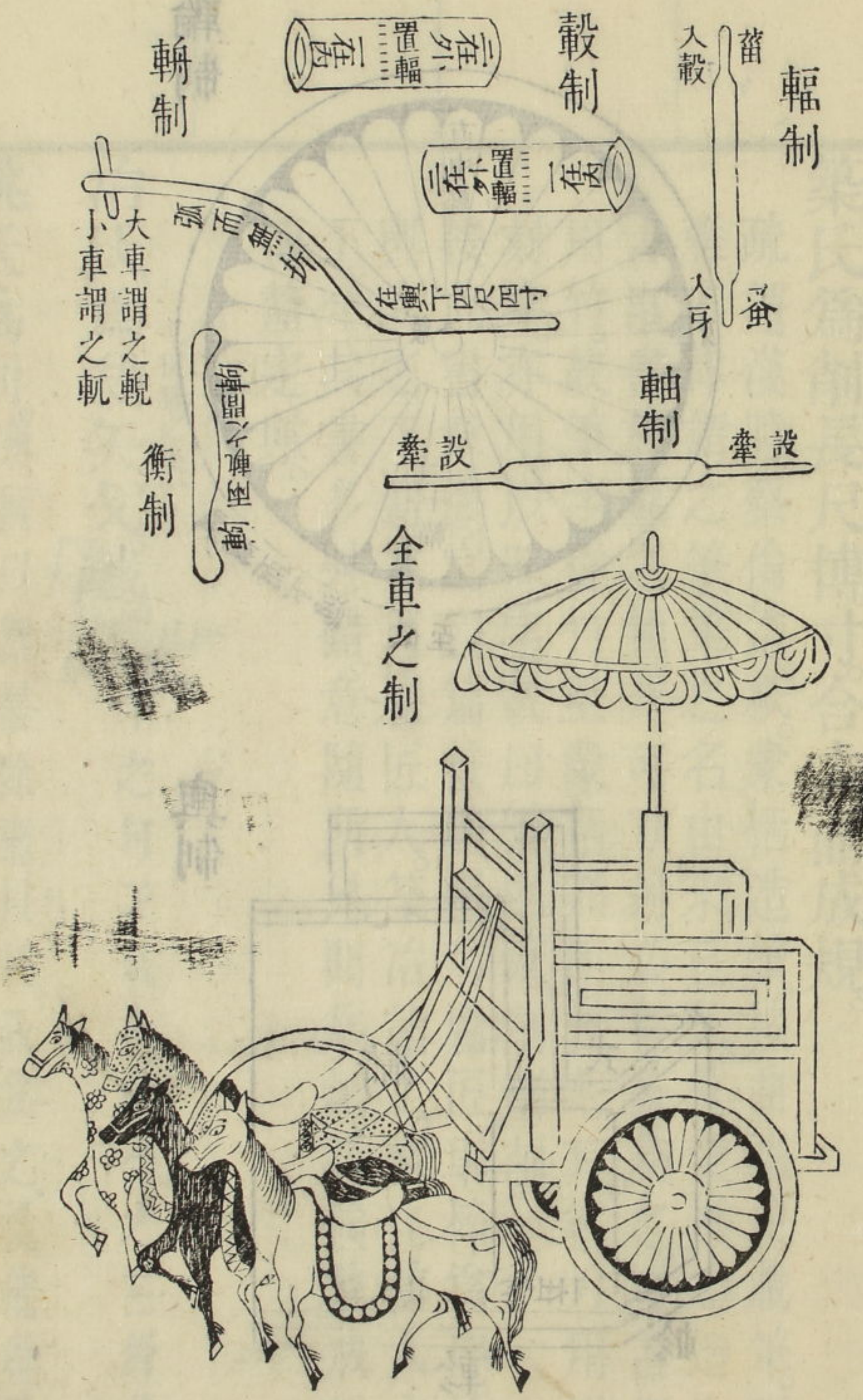
之。旂象。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枉矢，妖星名，旂旗之屬，皆有弓以張之，而又畫枉矢于其上，以象弧星之有枉矢飛行也。

敬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于蓋軛輪輻之間者，豈徒為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上古聖人見轉蓬而制為輪，輪行可載，復為輿，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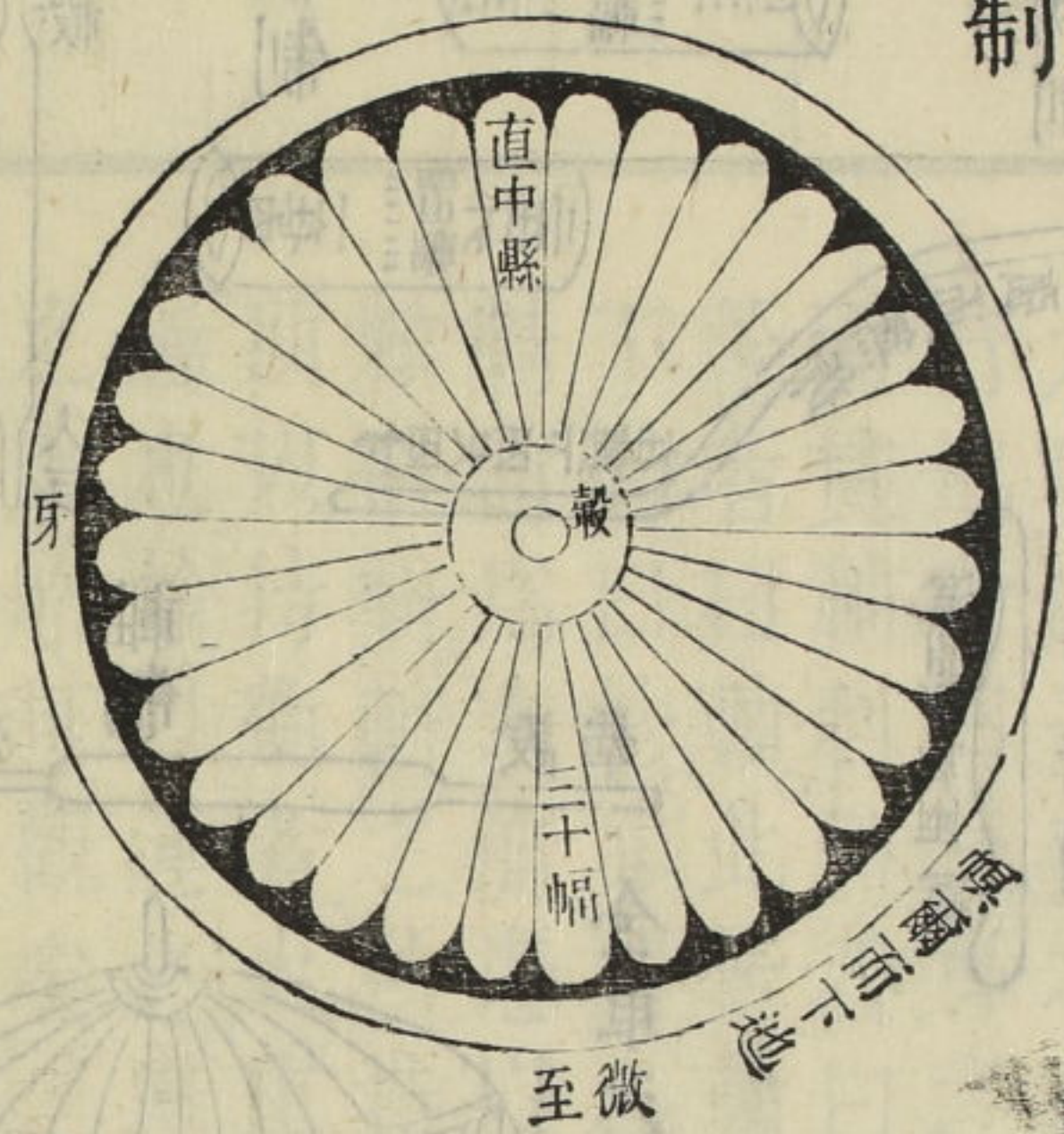
王氏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軛在下，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焉，以位乎其中，而三材之道備矣。

聖觀于天。視北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于是制為輈。輪之制圓。輿之制方。輈之制曲。三者車之大綱也。其制度名目多至數十種。今撮其大者。夾于車之兩旁而圓轉者曰輪。輪之外輻而行地者曰牙。牙之中直指湊轂者曰輻。輻之所湊而貫軸利轉者曰轂。兩端貫于轂中橫輿下以承軫者曰軸。此皆輪之屬也。車身受載者曰輿。枕輿下者曰軫。亦謂之收。車兩旁為闕者曰輈。橫于兩軾而為人俯憑以爲敬者曰式。此皆輿之屬也。車轅曰輈。輈之所持而下屬兩輈以駕服馬者曰衡。所以持衡者大車謂之輈。小車謂之軾。此皆輈之屬也。輪以運之。輿以載之。輈以服之。三者舉而車之大略可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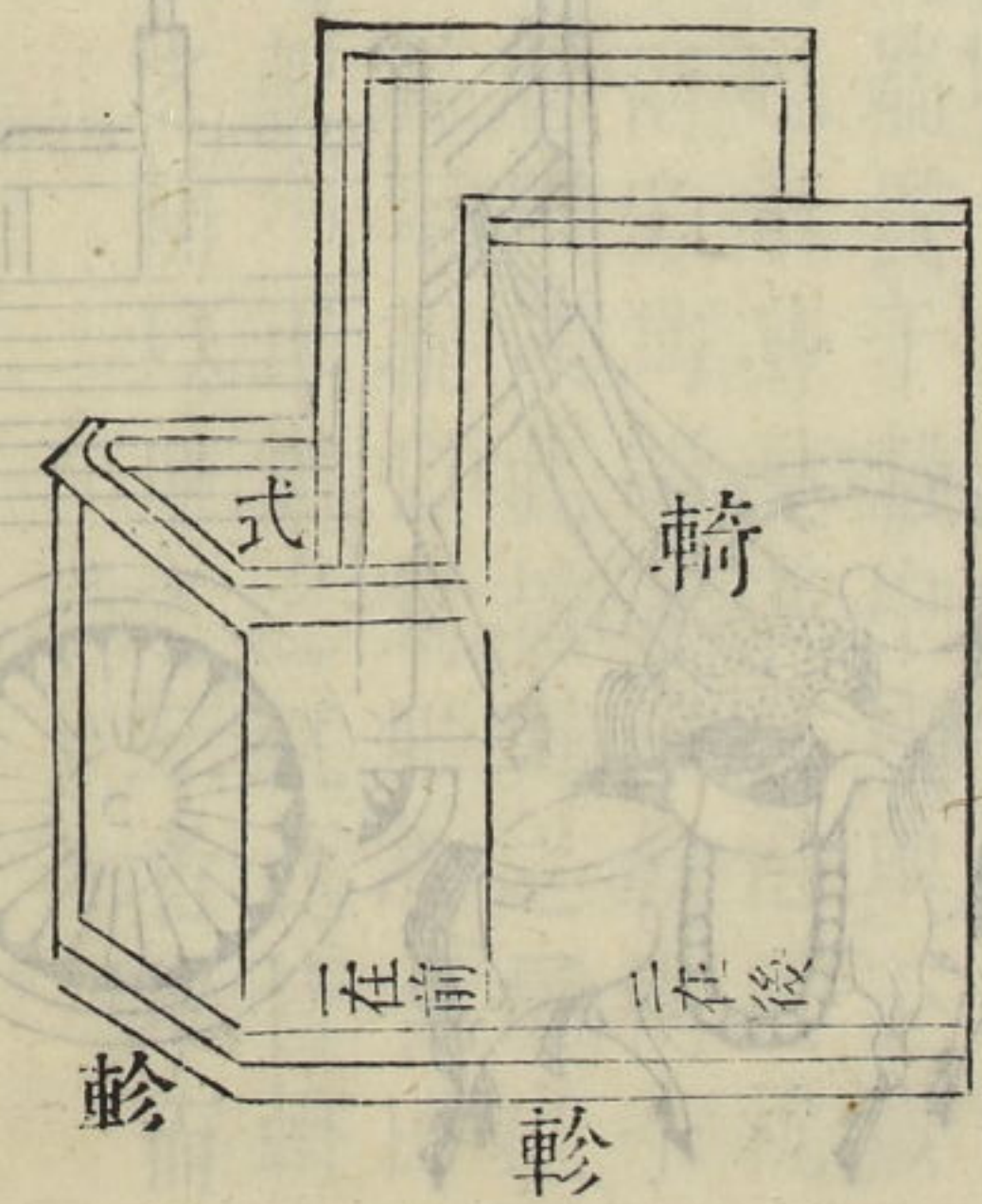
以上敘輪輿之工



輪制



輿制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削書刀也古無紙筆以刀刻簡畫而成書合六者刀勢彎曲以六刀相合其圓如規也。

疏謂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按曲禮史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之名由來已久非蒙恬始造也古帛書旌銘之類非可刀刻必有筆爲之疑古但用竹故筆字從竹至蒙恬乃用獸毛耳書刀用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按此書章濃宜以篇首輪輿弓廬匠車梓爲序輪輿人之下當次弓廬匠人築治諸工當在梓人之下今其書多舛錯意隨所見聞爲記將俟其成編而釐定歟。

治氏爲殺矢戈戟也。

田獵之矢。

今之句子戟也戟今之三鋒戟也。

桃氏爲劍。

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爲之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鳧氏

樂亦欲其無淫溺之患故取以命官為鍾兩

樂謂之鈇鈇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

鈺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謂之旋謂之旋謂之旋謂之旋謂之旋

旋蟲謂旋以蟲為飾若今鍾有蹲熊盤

篆篆有間凡四週故曰篆篆閒謂之枚

枚謂之景景大星曰景其乳于上

之攏謂之隧攏所擊之處攏弊也隧在鼓中

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云孟子以追蠡豐氏以鍾
紐旋蟲為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為槌擊之追高
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摧殘欲絕有
如蠡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即此于上之攏所謂
隧也以其窪深謂之隧以其槌擊謂之追于上受
擊處本若攏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故謂之追蠡
也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為喻正與隧之義相
合也

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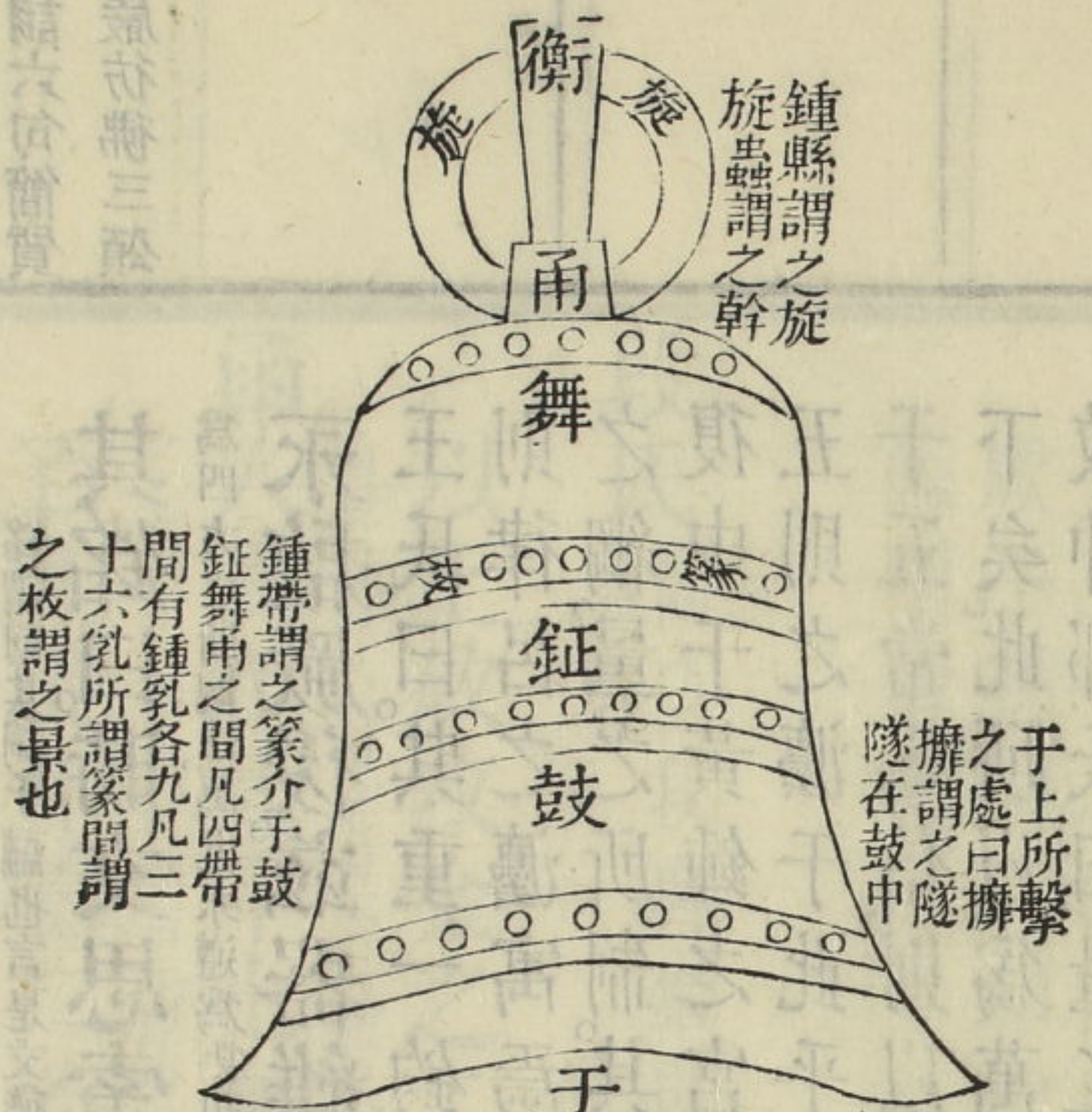
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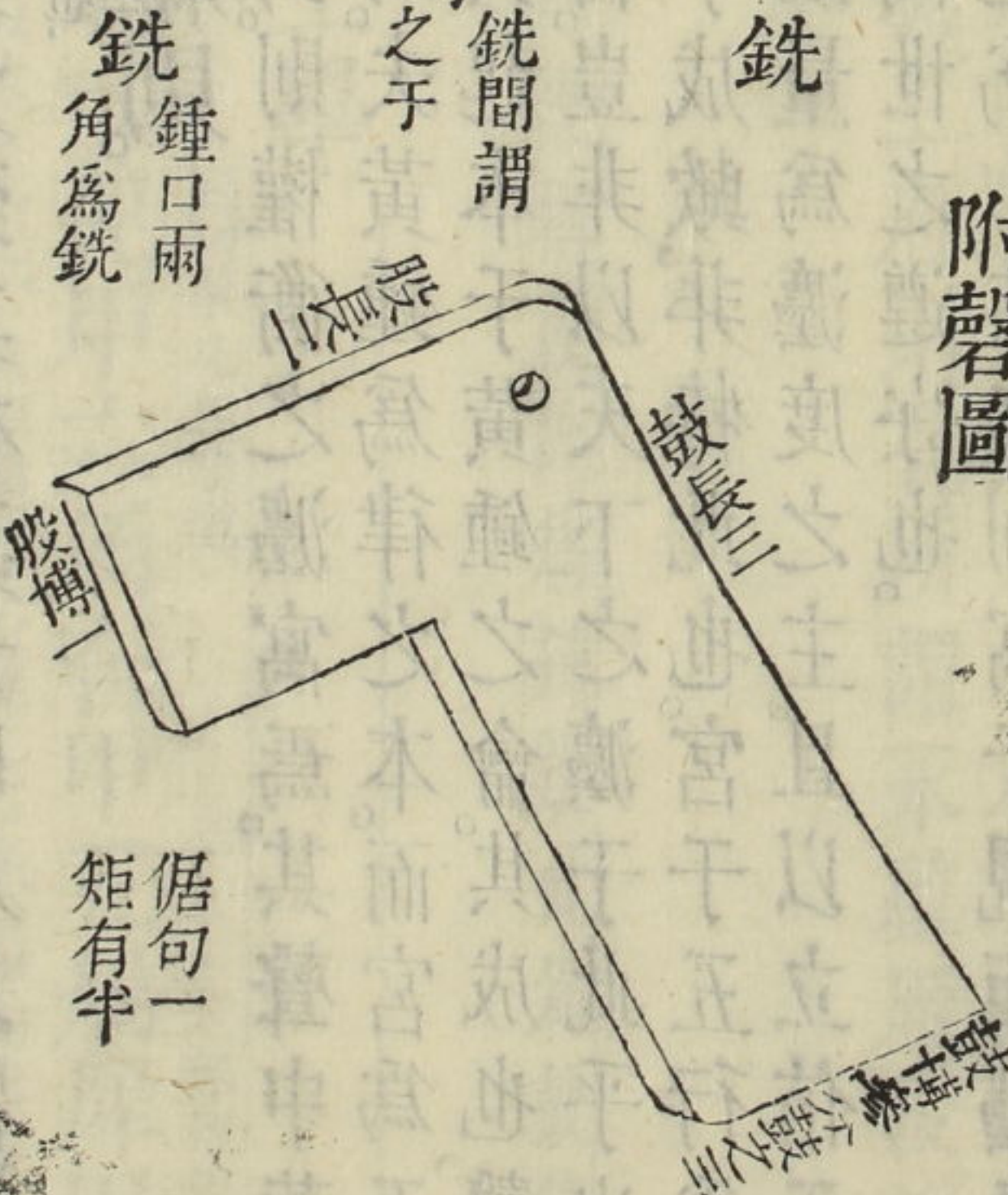
陳氏禮書曰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于冷州鳩
對曰夫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

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又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又左傳云。夫樂天子之職也。音樂之與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窳。大者不撻。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如是則聲之或薄或厚。或小或大。或遠或近。不可不察也。明矣。

鐘圖



附磬圖



銘詞六句簡質
謹嚴彷彿三頌

卓氏

卓同

為量其實一鬴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

銘謂刻其詞于鬴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作為是鬴信臻于至正至中之義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為四方之所觀法萬世永遵為則也

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王氏曰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濶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濶寓焉夫黃鍾為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起本于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于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濶于此乎出而五則之濶于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宮于五行為土于五常為信則以量為濶度之主且以立信于天下矣此所以為萬世之遵守也敬仲鄭氏曰量之為物其麤則寓于規矩濶度之末而其精則與天地陰陽之氣數相合蓋出于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公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立

鼓圖

鼓圖



信者也故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狩以同度量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者歟

段氏

關○器者

段與鍛同經稱段氏為鑄疑此為鼓鑄鐵

以上敘攻金之工畢

函人為甲

犀甲七屬

注

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

之七節相屬用之可歷百年兕甲以虎皮為之六節相屬用之可歷二百年合甲削去裏肉但取其

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革長則屬少短則屬多故

表合以為甲五節相屬用之可歷三百年

容式也謂人身小大長短之式也權度也上旅腰

屬多者惡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路

韋氏

闕○熟皮曰韋，蓋用之于弁服之類者。

裘氏

闕○天官有司裘官也，此裘氏工也。

以上敘攻皮之工畢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

白金之色

黑水之色

青木之色

赤火之色

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色者，元與黑相類也。

青與白，取東西相比之義。

赤與黑，取南北相比之義。

玄與黃，取天地

相次也。此六色相比，績之以為衣。

相次也。

此六色

相比

績之

以為

衣。

青與赤

謂之

文。

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

取五行交錯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朱備謂之繡。

此五色相生，繡之以為裳。

取五行交錯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取五行

交錯

之義。

取五行

交錯

王氏曰：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以黑，此五行之

相剋也。言天而繼以地，言元而次以黃，此天地之

相偶也。言青而繼以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

相生也。相剋所以相治，相偶所以相合，相生所以

相成。陰陽自然之理也。物相雜故曰文，文之成而

為章。東之青則純乎陽，南之赤則雜乎陰，陽剛而

雜以陰柔，故青與赤謂之文。南之赤則陽之生氣

于是乎極，西之白則陰之殺氣于是乎中。陰出而

以成陽為事，故赤與白謂之章。

敬仲鄭氏曰：黼象斧形，斧所以立威。天地嚴凝之

氣盛于西北，西北用武之方也。故白與黑謂之黼。

黻則兩己相背，蓋北為藏物之方，東為帝出之方。

故黑與青謂之黻。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黃者土之正色方者地之正體天道動而無常故隨四時而變其色所以象天之用也

火以圓

圓者火之性故畫為半璧之形

山以章

章者山之氣故畫為章明之象

以龍

水者龍之用故畫為水波之文

鳥獸蛇

鳥即鳥隼為旗之類獸即熊虎為旗之類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

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畫績之事後素功康成謂素為白采後布之為其易漬汗此說與論語繪事後素及記白受采相反豈記文本如鄭說夫子又別發一義與蓋素有本質之素

王氏曰一氣運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五行彰而為五色播五行于四時者陰陽之序雜四時于五色者陰陽之理然則畫績之事雜色而彰施者豈徒以為設飾之觀而已哉少穎林氏曰畫績為陽所以象陽之成象繡為陰所以象陰之效灑然六色以木金火水土為次者

有粉白之素本質之素在先而粉白之素則宜後加也

蓋以五行相勝而相用五采以木火金水為序者蓋以五行相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績于衣衣為陽陽主生物而與陰為用故設色之次以其相用者象之五采繡于裳裳為陰陰主順成而與陽為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象之土之色黃火之色赤土之象方火之性圓所謂天時變者天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者時四時之天各有色鳥得不從其變哉若夫天以星辰為章地以草木為章則山以章者象其文而已龍不窮于澤則水以龍者象其物而已鳥隼為旗取其鷺且捷也熊虎為旗取其猛且毅也龜蛇為旗取其完且果也凡此或繪之于衣或繡之于裳或畫之于旗皆所以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威也然九章之服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獨言鳥獸蛇者豈畫績組繡之功以此為甚歟

天官染人染王宮之布帛此鍾氏則專染鳥羽而已

鍾氏染羽。羽以飾旌旗。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漚

也。漚猶染也。

而漬之。言染羽者以朱砂漬丹粟。越三月其色始成。乃取炊下湯沃其羽。而又浸漬之。然後

凡羽三入染汁。則成淺絳色。而為纁。五入染汁。則成青赤色。而為緗。七入染汁。乃成黑色。而為緇也。

羽與染汁相入之深也。三入為纁。五入為緗。七入為緇。

剛中鄭氏曰。堯舜之世。羽畎夏翟。徐州貢之。至周

文事日興。王后之衣服則用羽。后車容蓋則用羽。

國之旌旗則用羽。舞者所執則用羽。所以昭文采

亦以辨等威也。

筐人。關。筐。竹器也。

幌氏。幌音凍。練絲以浼。稅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

暴諸日。以陽氣溫之也。宿諸井。以陰氣寒之也。如是七晝夜。乃可用也。

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帛。

欄木名似樂。

以欄。練為灰。渥漚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

猶澄也。蠶晞乾之也。

灰而盥。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盥之。而塗之。而宿

之。使經宿焉。明日又沃以水。又盥出之。凡七晝夜。然後瑕垢淨而精光發也。

之。明日沃而盥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

是謂水凍。

毛氏彥清曰。幌氏之凍絲帛。以待染人之染。素功不立。則采色無所附。此幌氏所以與設色之工也。

以上敘設色之工畢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

鎮。取安鎮四方之義。尺有二寸者。備天數也。命圭。王所命之圭也。

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

桓。取強植自立之義。長以九寸七寸者。則陽數也。信。取尊而不屈之義。

連用七之字一氣趕注筆法絕妙

此與典瑞文語非相襲事多相因彼詳其用之之法此詳其尺

寸之數也

說文禮天子用

全純玉也上公

用駟四玉一石

侯用瓚三玉二

石伯用埒玉石

半相埒也此蓋

泛記用玉為飾

之等石謂石之

次玉者

玉人一工上下

既有闕文前後

亦多失次今依

典瑞文勢略為

校正非敢改竄

經文聊便學者

躬取卑而不倨之義

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不言穀璧蒲璧者闕文耳

天子執冒四

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

龍瓚將三者皆雜色之玉

將當作繼子男執皮帛

此句上無所承疑有脫誤

王氏曰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執之以行禮

故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用之以合

符故皆言用玉人斲玉以為器器以將禮而守之

以保其國故皆言守

天子圭中必同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

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

以旅四望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圭璧五寸

裸圭酌奠之圭也

帝也

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致稍餼所以遺贈賓客也

天地宗廟日月星辰

山川為一類今從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

地典瑞以土圭敘祀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天

子以巡狩牙璋中璋七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灌禮故有三者之別牙璋刻為齒牙之形者中璋又牙璋之小者

巡狩起軍旅治

兵守宜為一類

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璧

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聘禮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既

聘而享三者宜以類相從璧羨度尺好三寸以

為度駟同琮七寸天子以為權駟琮五寸宗后以

廣八寸長一尺矣為度以定長短之數也

駟琮以組繫琮也為權以定輕重之數也

宗后即王

璧圓徑九寸今殺其兩旁以羨其上下則

璧以

璧以

璧以

璧以

璧以

璧以

易氏說曰璧圓

象天琮八方象

地萬物之數莫

不取法于天地

故權度之器為

法度所自出而

政事係焉先王

慮其制之不存

特托于琮璧使

定于一而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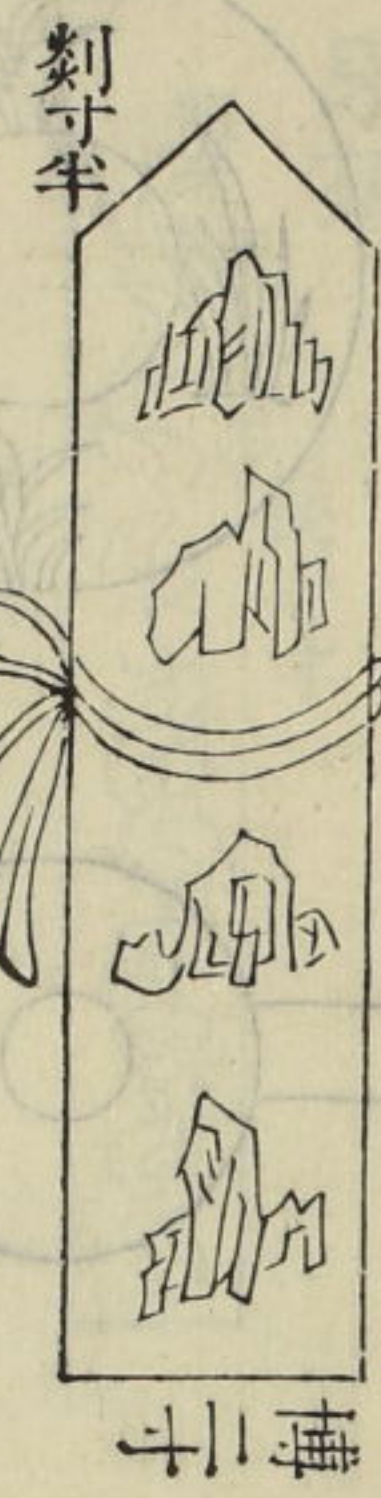
易也

東岳王氏曰度在禮則起于璧羨在樂則起于黃鍾之長先王制爲此器所以使天下作禮樂者有攷也浚儀王氏曰魏相云少昊乘震執圭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太昊乘兌執矩司秋顓帝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

后爲權。權度皆濶制所寓宜敘爲一類。大琮十有二寸。是謂內鎮宗。琮圭取和琬之義。諸侯有德天子錫命執此以命之也。琬圭取鋒稜之義。諸侯有惡王命使者執此以懲戒之也。以象德。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典瑞以三圭。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者。蓋瑑圭減命圭二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圻鄂瑑起一見典瑞。一見玉人。命圭纁皆三采三就。瑑圭之纁則二采一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則執瑑圭。聘記所謂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是也。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于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仍其誤。乃曰圭諸侯命圭。學者遂不復知瑑圭璋璧琮爲何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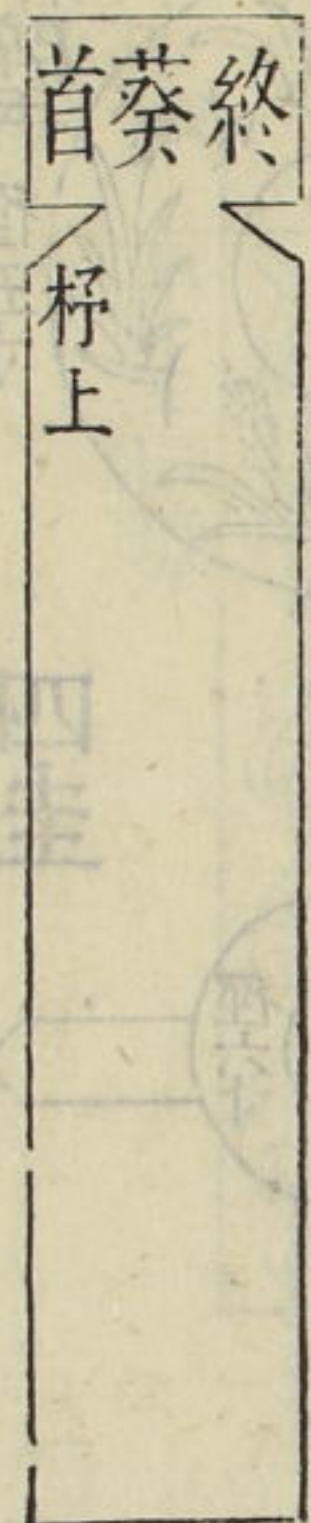
鎮圭

長尺有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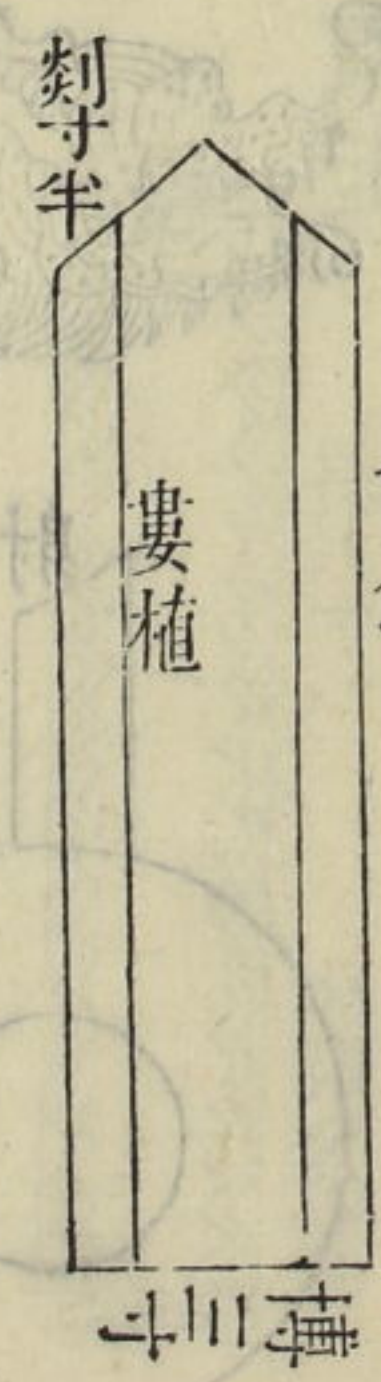
大圭

長三尺



桓圭

長九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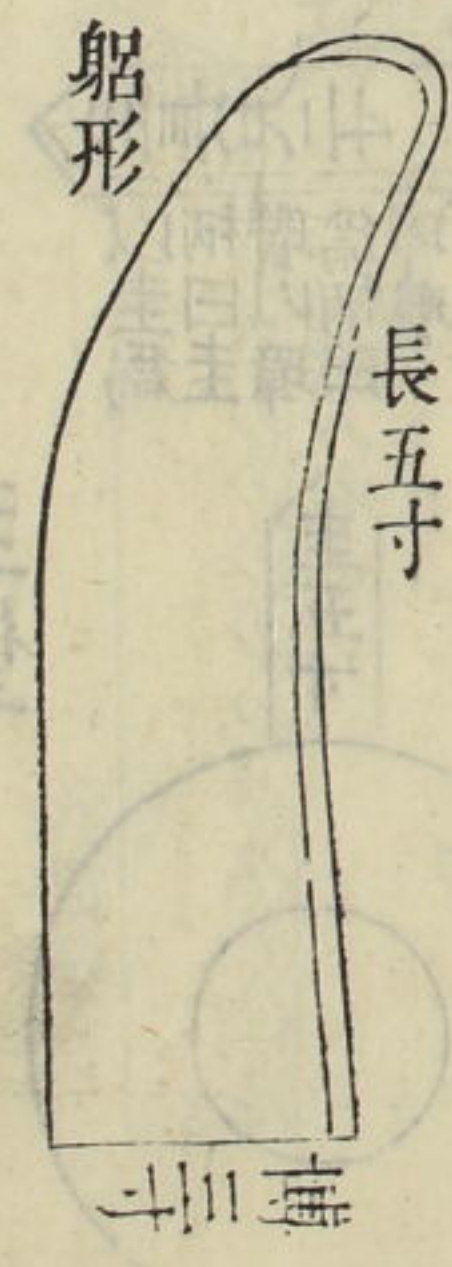
信圭

長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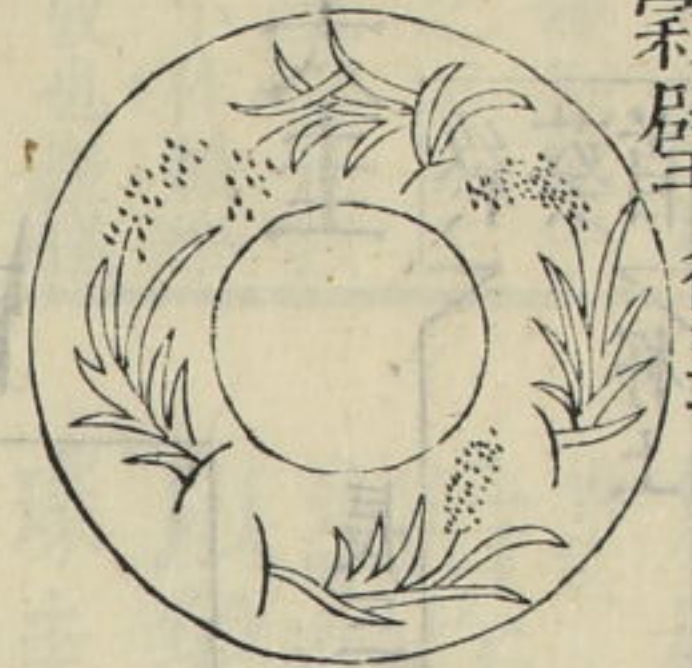


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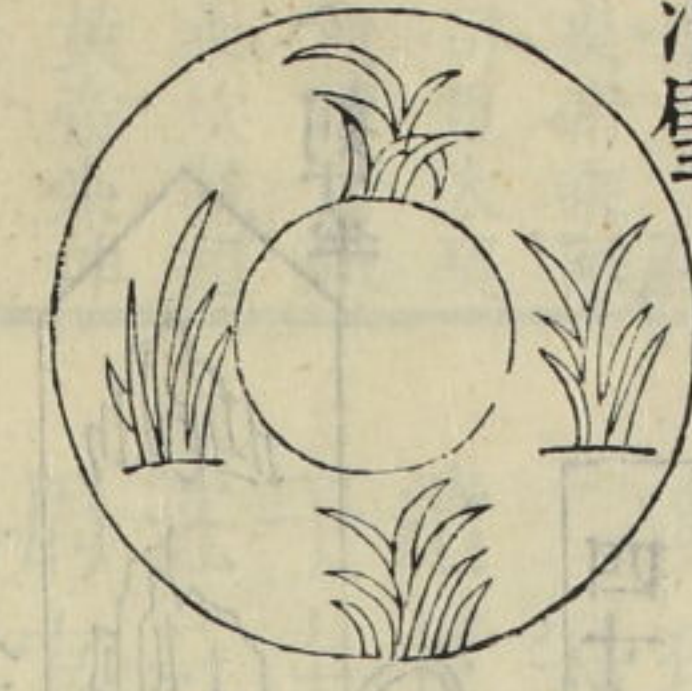
長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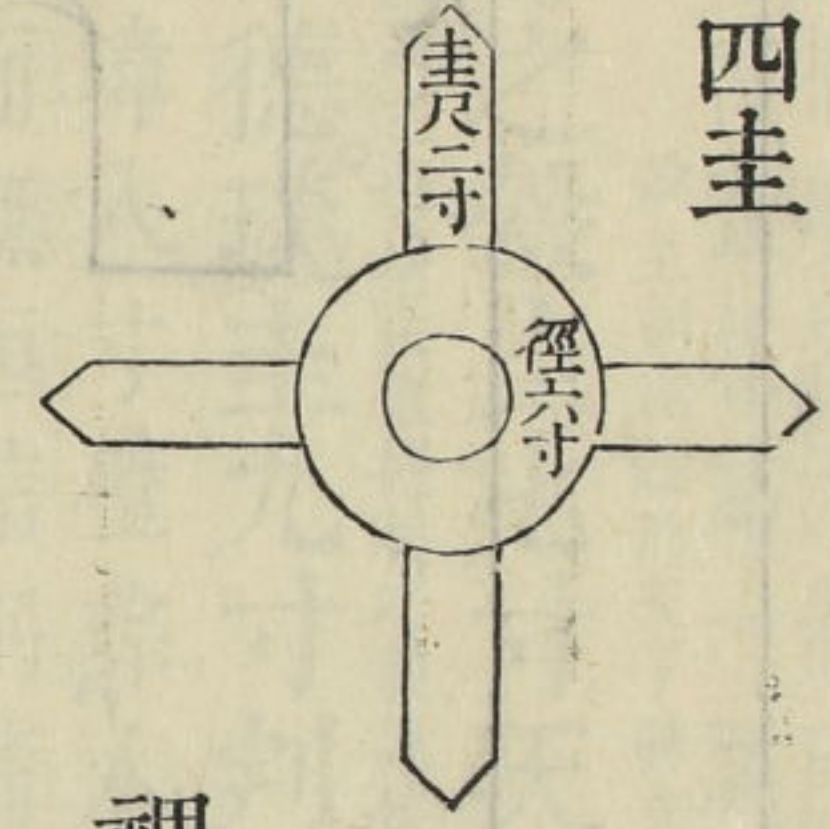
穀璧 徑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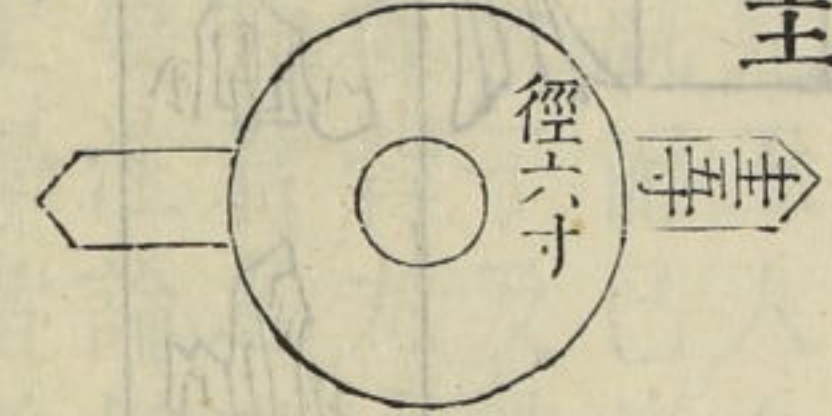
蒲璧 徑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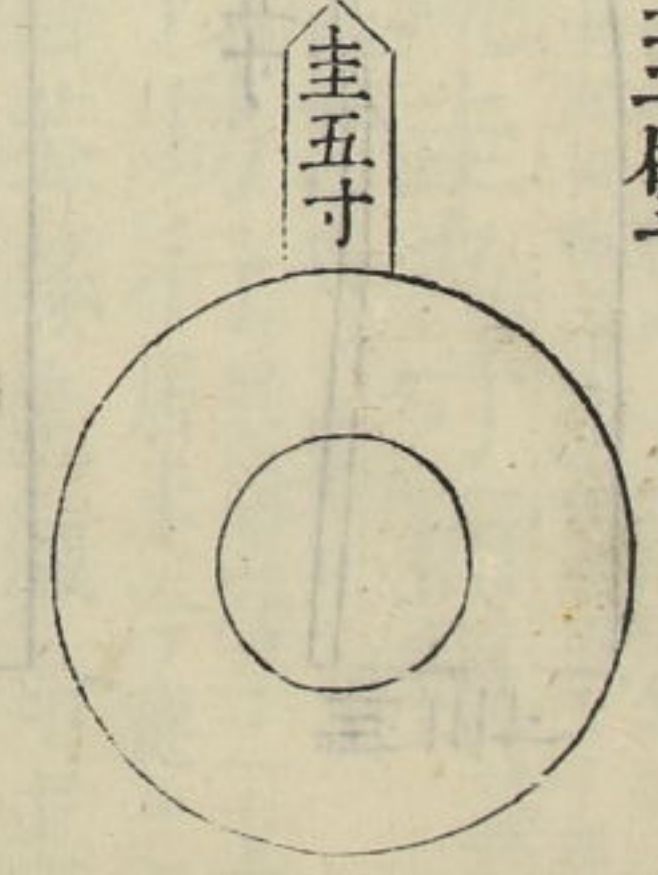
四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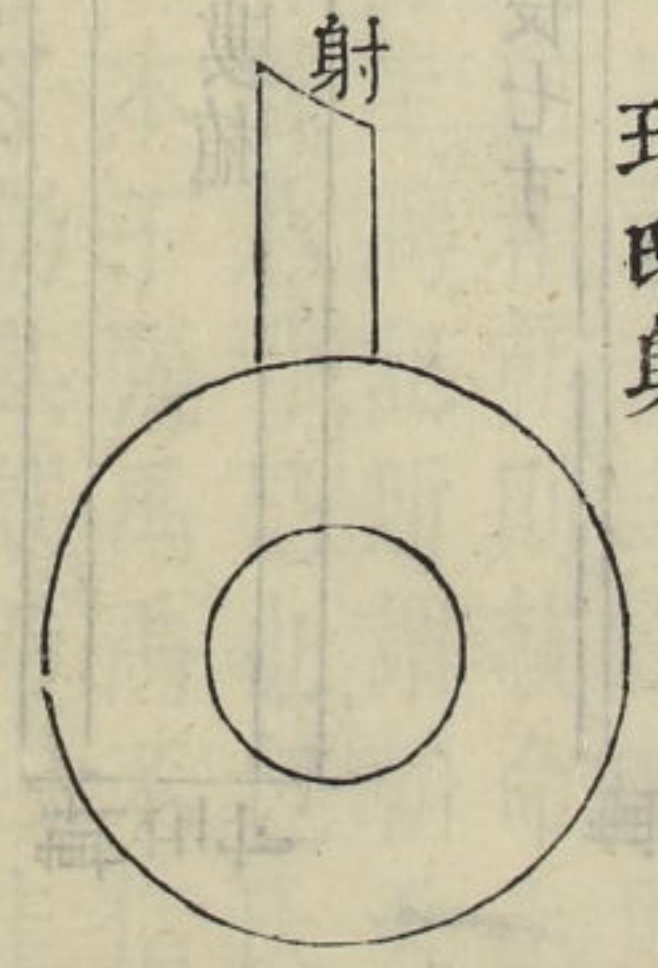
兩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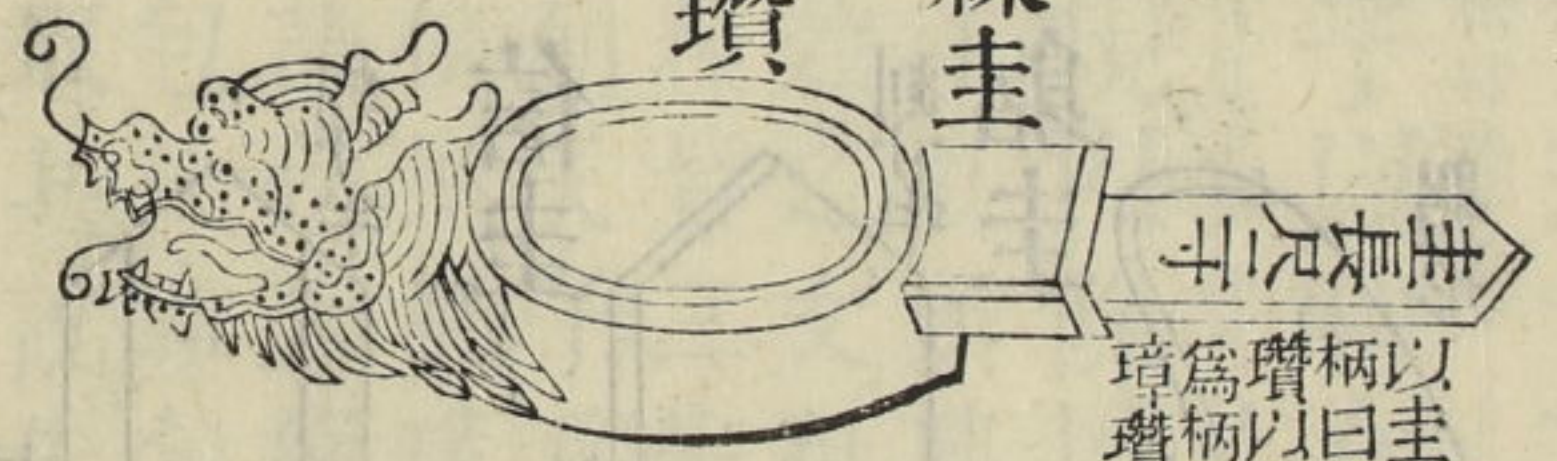
圭璧



璋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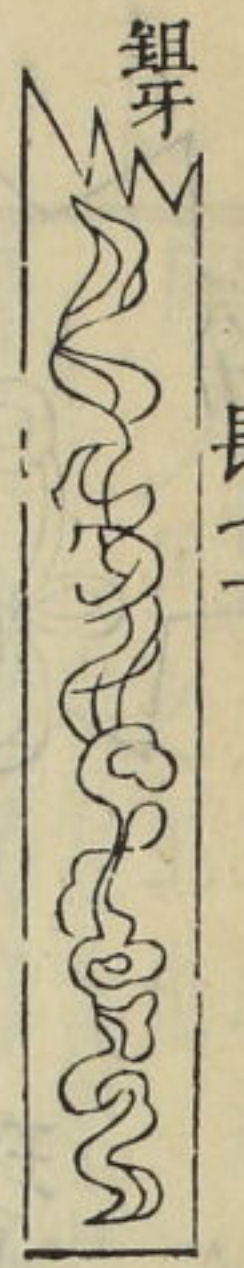
裸圭



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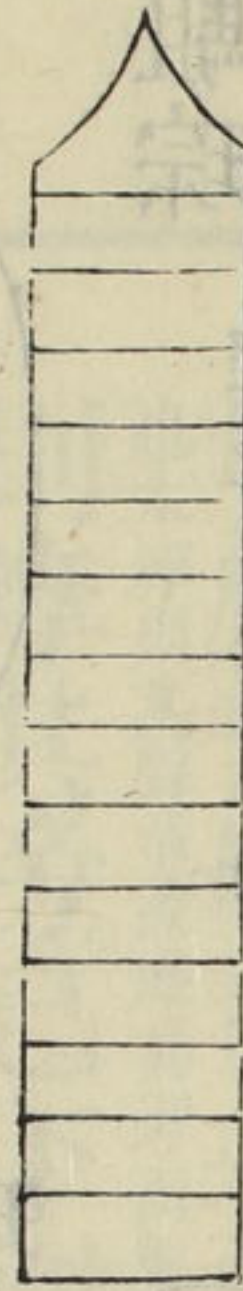
以圭為柄曰圭
以璋為柄曰璋
璋璚曰璚

牙璋



長七寸

土圭



長尺有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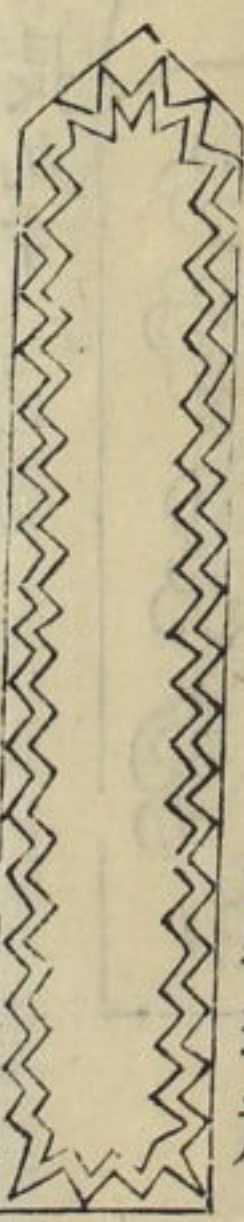
大璋



長九寸

半圭曰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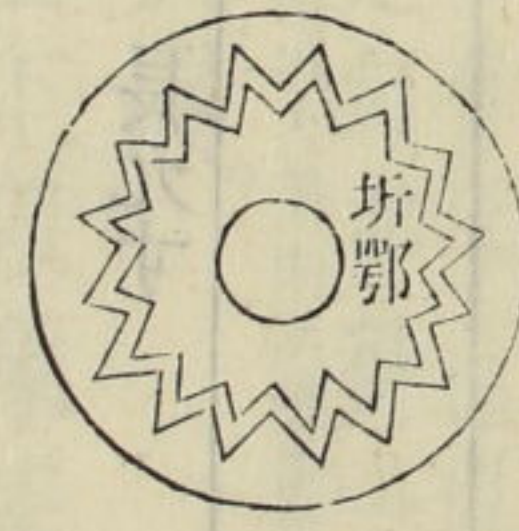
瑑圭



長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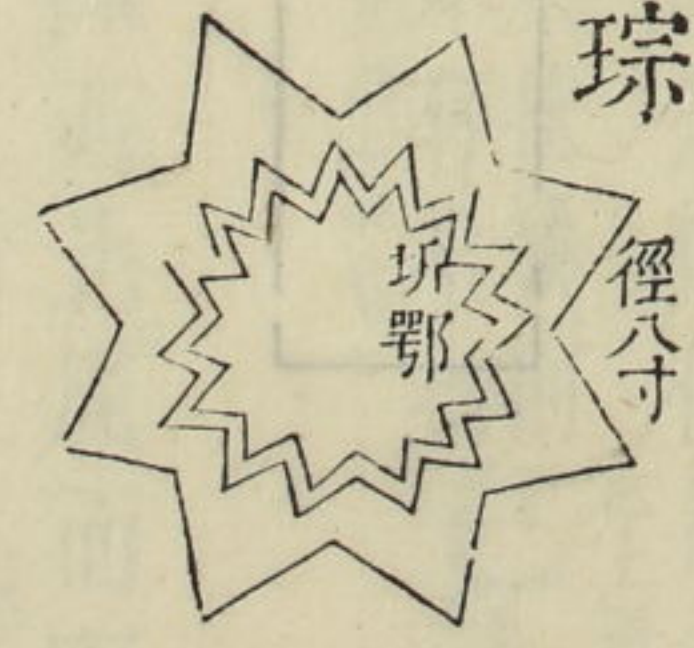
折鄂瑑起

瑑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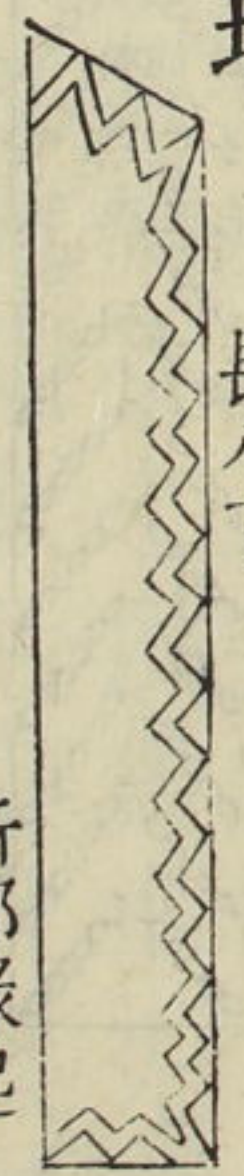
徑八寸

瑑琮



徑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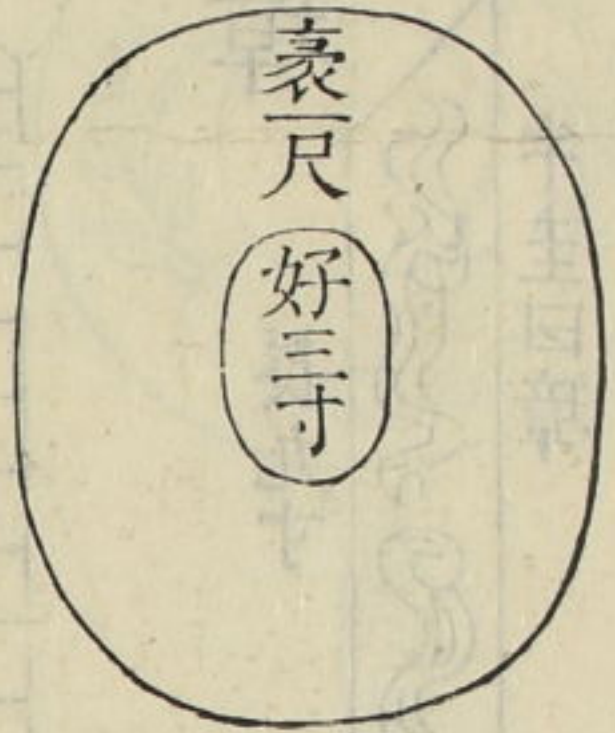
瑑璋



長八寸

折鄂瑑起

辟玉羔



穀圭

長七寸



琬圭

長九寸

宛然隆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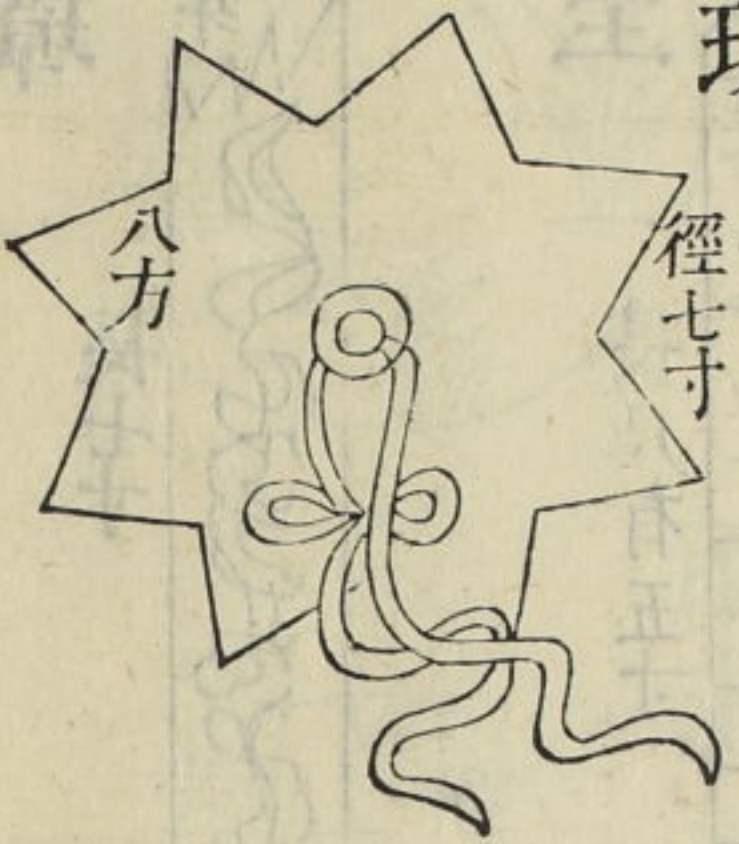
琰圭

長九寸



駟琮

徑七寸



柳人

闕。○柳，同櫛，疏剔之義。

雕人

闕。○二職連敘，疑柳為治木器之工，雕為治骨角之工也。

磬氏為磬

倨句一矩有半。句在上，廣而短，倨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倨長于句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已上句廣于倨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已上句太厚，則其聲清，故摩其旁而使薄，已下過薄，則其聲濁，故摩其端而使短。

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王氏曰：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而下覆之意。詩云：「依我磬聲。」則磬者八音之所主也。蓋樂器之中，磬聲為最清，眾樂依之以為準。先王用磬，以其音于樂聲中，最為難諧，故后夔作樂，特言擊石拊石，以該眾音。蓋難諧者亦諧，則八音之諧可知矣。此磬氏之職，所以立也。

夏官有臺人司
弓矢而考工又
有矢人弓人者
蓋臺人掌財齋
弓矢之幹所以
給矢人弓人之
用而矢人弓人
之所成則入于
司弓矢也

矢人爲矢。參分其長而綱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

也。以箭之厚爲羽之深。重兵力之所受也。投箭于水必半沈半浮。陰沈而陽浮也。

一。以其筈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

比箭括抵弦處。夾之使輕重均也。設羽置羽于四角也。

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

二寸也。

刃。

趙氏溥曰。考工工名。有假物而名者。如鳧氏爲鍾。巢氏爲量是也。有假意而名者。如築氏爲削。鍾氏染羽是也。至于物無可假。意無可取。直以所制器名之。如輪人爲輪。磬氏爲磬。矢人爲矢是也。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

遲舒緩也。

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

趨旁掉也。

也。以指弱幹以燒之。則可以準其羽之鴻殺而無強弱之病矣。

也。燒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

以上敘刮摩之工畢

陶人爲甌。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

甌無底甌。

脣寸。甌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鬴。厚半寸。

二升。

厚半寸。脣寸。庾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庾量器。二鬴容二斗四升。論語稱庾爲十六斗。然則庾有二器歟。

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所用者瓦器而已。周雖尚文。然陶器切于日用。先王不忘其本。故設陶正一官。使甄土以爲器。蓋甌甌用以烝者也。盆用以盛者也。鬲用以烹者也。庾用以量者也。所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也。

爾雅木豆謂之

豆竹豆謂之籩

瓦豆謂之登說

者以為宗廟用

木天地用瓦然

詩言于豆于登

則祀天亦有木

豆矣儀禮少牢

饋食有瓦豆則

宗廟亦用瓦豆

矣

點出五大獸即

帶出宗廟之事

撇開二獸單敘

為筭虞二獸手

筆敏妙

旅人

旅音

為簋實一殼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二而

則斗二升也

成殼崇尺

鬻歌邪貌，鑿鏗漏也，薛破裂也，暴墮起不堅緻也。

凡陶旅之事

鬻 剗

暴剗

不入市器中膊

為圓器者，博壺而旋轉之中，膊言其圓也，中懸言其直也。

中懸

以上敘搏埴之工畢

梓人

梓材之美，可以為禮樂之器，故

為筭

曰虛

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

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以為筭虞

脂膏以為牲致美味也

羸羽鱗以為筭虞，實聲也。

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筭虞

陳氏樂書曰：樂出于虛而寓于器，本于情而見于文。寓于器則器異異虛，見于文則文同同筭。鍾磬之筭皆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虛也。鍾磬之筭而無璧翬，至周則三者具焉。故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是也。筭亦為筭者，以生東南故也。虞亦為虛者，以樂出虛故也。

徐昭慶曰：此與龜屬

外骨

龜屬

卻行

側行

連行

紆行以脰

南華文法同而

謹嚴莊雅則過

之且其中有無

限意味曲盡物

情物態此考工

畫筆也

文法奇峻與墨

也。喙鳴，青翟屬，即促織也。旁鳴，蜩蜋屬，翼鳴，發皇屬。

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

名脚蛇，此雖小蟲之屬，然刻形于器上，亦足資博物也。

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

此段總敘筭虞，並及

厚脣

出目，目之突出者。

鼻口出目短耳大胸

燿

後大體短脰若是

子之車諸葛武侯之馬莊周之風皆神技也

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

鍾體大故以此為虞

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大聲而宏。則于鍾宜。若是

由與猶同

者以為鍾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銳喙

味曰啄。決利也。吻口脰也。數目急視也。願長脰貌。鶩腹言其小而腹縮易于鶩舉也。

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

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任

磬小物故以此為虞

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于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

搏圍也

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

鴻大也

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筭。此段將三大獸分言筭虞

之異用

王氏曰。先王之德。足以作動物。雖庶物之微。皆取之。以為雕琢之文。則樂一作蓋。萬物無不均被之矣。且古之為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象鳥。鼓鏞之屬。其聲象獸。非特其聲也。其形制亦然。笙如鳳羽。圍為虎形。皆取類于庶物。又况筭虞。所以垂鍾磬者哉。則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其勢有必然者矣。

攫網攫而欲殺。援箬援而欲噬。言其猛也。

凡攫網同殺援袁箬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類之有鬚鬣處。即類頰也。鱗之而。謂動類頰。凡此皆可畏之貌。

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眠必撥爾

言雕琢既工。又施文采于上。則造作侔乎造化。無聲而有聲。

而怒。苟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非通色必似

矣。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頰爾如委

矣。苟頰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

頰也。廢措猶言墜棄也。言雕琢

工于寫物有飛動之狀。莊子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人合天道。與藝化。吾于斯篇亦云。

梓人為筍虞為樂器也為飲器為禮器也

不得法雖有斐然之色亦終無生氣而似不鳴矣。必似不鳴矣。此段專言鍾虞所刻羸屬當肖其形神不言磬虞者以任輕不待着力也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觚當作解。

按儀禮鄉飲鄉射皆言獻以爵而酬以觶。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所言皆與此不合。康成以觚為觶。理或然也。林氏曰。飲器之設所以為酒具。亦所以為酒戒。勺容一升。爵容一升。而觚容三升。此所謂為酒具也。勺實于爵。酌以取中。爵資于尊。盛以防滿。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節。乃為孤而已。此之謂為酒戒也。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侯中

崇高也。方猶等也。天子侯身廣丈八尺。鵠居三分之一。則方六尺也。

三段三變文法詞約意周是後世結體鍊詞之祖

之為物遠舉而難。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諸侯中故棲以為的。鵠以皮綴于侯中。如鳥之棲也。

而貢士。天子因大射擇其中的多者。張五采之侯。以與祭。故曰春以功。此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畫正之侯也。此九十弓之侯。若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戰侯以白為質。畫熊于侯也。

則遠國屬。諸侯朝會。王張此侯。張獸侯。則王以息

燕。王休息之時。燕勞羣臣。則張此侯以射。所謂燕射也。

祭侯將射而祭先有功德之侯也。

若女也。寧安也。

若如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

屬猶朝會也。

抗張也。

此祝頌之辭。惟能寧侯。故勉其加進。

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會

飲食以啓其子孫。世世皆臣。順于朝。而膺多福也。

孫諸侯百福。侯之為物。捍外蔽內。有諸侯之象。故設之以為戒。

王氏曰。射之制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方其大射。張設皮侯。而擇士助祭。取其中的者而用之。蓋諸

侯于春而貢士。射中多者，得與于祭。則其君為有功。而加地進律。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是也。五采侯則繪以五采，用之以賓射。所以待諸侯之朝覲。五采所以象文德也。夫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也。獸侯用以燕射。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必畫為此象者，言能為民除害，天下之害既去，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王以息燕也。

廬戈，戟及矛之柄，即秘也。

八尺曰尋。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

倍尋曰常，矛長者曰夷，短者曰酋。

八長八尺，三尋則三其身矣。

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

戈及之類。

矛戟之類。

三其身，弗能用也。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

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

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匠人主營造者，建國，建立邦國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縣，謂先于四角立柱，以繩垂

取其直也。置槷，臬以縣。槷，表也，謂于所平之地，立八寸

也。其直也。眠以景。眠，臬上之景，以正東。為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規，畫地成圓，而中置槷也。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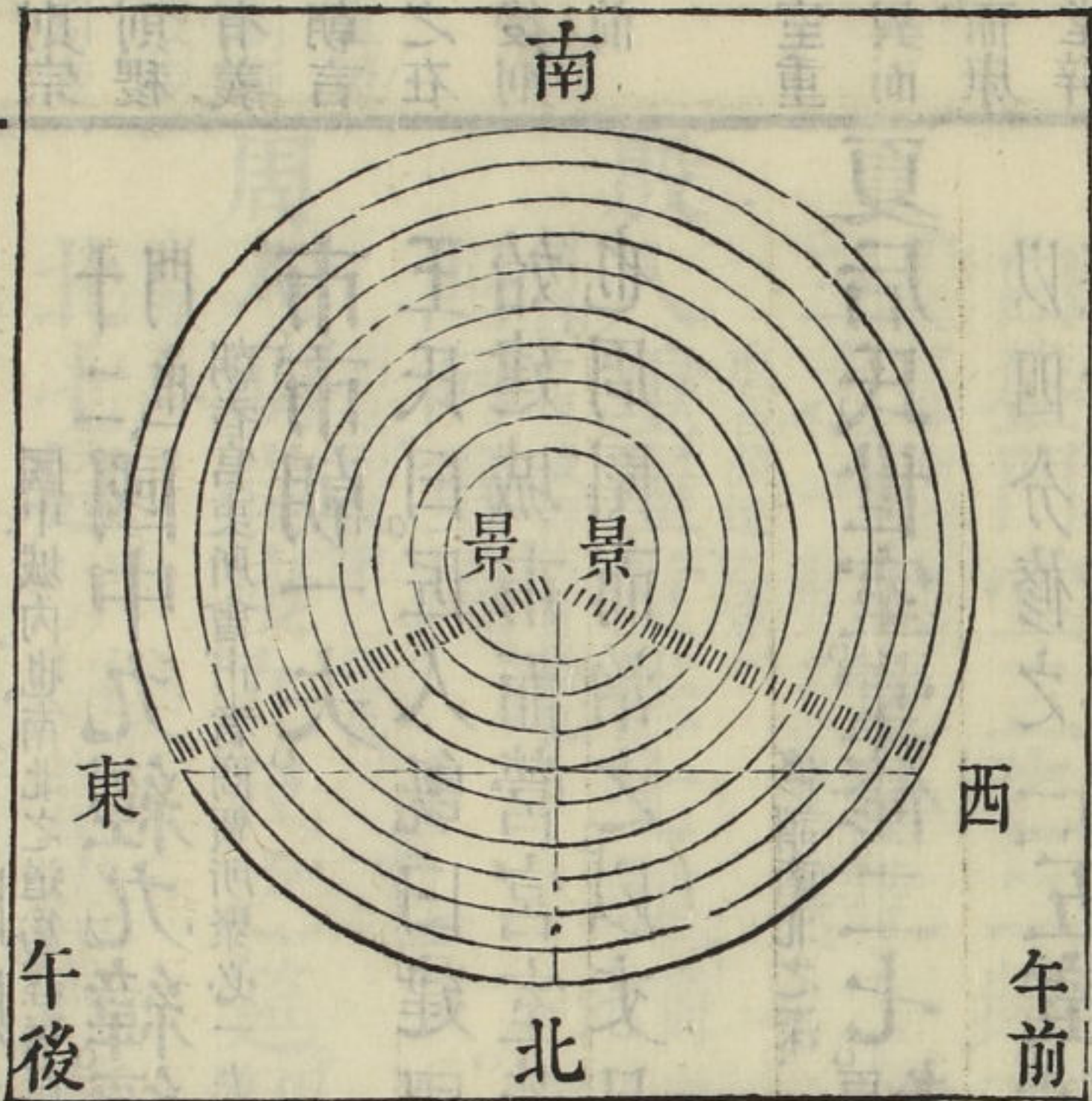
則景在表之東，視日景之交規處，以識其端，則東西正矣。又取兩交相距，中屈之，以量南北，而南北

亦正。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然

恐所規之未審。又參諸日中之景。夏至日行南陸。景長尺有五寸。冬至日行北陸。景長丈有三尺。極星中星也。初昏之時。見于正南之位。晝參夜考。則南北無不正矣。南北正。則東西更無不正矣。朝夕即東西也。

其前。以景。如景。土。之。景。以。五。東。為。景。日。出。平。其。置。樂。同。以。繩。之。木。以。為。表。則。以。繩。之。而。東。可。入。數。圍。水。此。以。繩。之。而。東。其。五。然。則。其。水。干。此。而。山。林。之。則。景。始。矣。俗。是。姑。與。俗。賦。若。國。之。人。莫。貪。增。財。不。數。且。不。也。

為規識景圖



以水平地方一二丈。然後為規數重。樹槩于中。眠槩端景齊規者皆識之。乃衡界午。前午後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屈之。以指槩。則南北亦正。此但據景端與外規齊者為圖。內數重規亦然。所得南北東西如一。乃審密也。

左者人道之所

尚右者地道之

所尊言祖則宗

可知言社則稷

可知朝市有義

利之分于朝言

面則知市之在

背于市言後則

知朝之在前

唐氏曰世室重

屋明堂名異而

制同者也而康

成離之明堂辟

雍清廟路寢制

同而實異者也

而蔡邕合之皆

謬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

九里以徑言其週旁三門謂一方圍則三十六里也

十二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

朝者官吏所會市者商賈所聚必一夫百畝之地方足以容之也

市市朝一夫

王氏曰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詩序言衛文公始建城市而營宮室蓋作而立之謂之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

修謂南北之深者十四步也廣四修一

蓋以四分修之一五室堂上有五室三四步此以深

步者三蓋四三尺此以廣言為三尺九階南面三

者四蓋十二尺也

而蔡邕合之皆謬也

各二共四旁兩夾窗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窗五室則二十戶四十窗也

白盛門堂三之二比正堂得三分之二則深九室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商度以尋尋長八尺堂崇三尺

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周度以筵筵長九尺東西九筵一尺南

北七筵六丈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一丈

此言三代明堂之制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實異名而同制者也明堂者取嚮明而治之義

而不言崇商言
堂修而不言廣
言四阿而不言
室周言堂修廣
崇而不言四阿
其言蓋皆互備
也

也。其地森嚴靜肅。其制豁達通明。以事天地。以交
神明。以朝諸侯。而出政令。皆于是在焉。詩所謂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記所謂祀明堂。以教民
知孝者。此也。三代宮室之制。不可詳考。大約由質
而趨于文。由狹而趨于廣。後儒乃以明堂為宗廟
為大寢。為太學。誤矣。
朱子明堂圖云。明堂之制。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北為青陽左个。東之南
為青陽右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
南。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西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西為總章左个。
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
廟。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
北。為元堂右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一
廟二向。但隨其室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
時十八日居焉。古之制事多用井田。灋。此亦其遺

意也。

黃氏曰。歷代制度之異。莫異于明堂。諸儒議論之
詳。莫詳于明堂。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曰衢
室。舜曰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
堂。此其名之不同也。周之明堂。或在泰山。漢之明
堂。或在汶上。隋寓之雩壇。唐寓之南郊。溘于登以
為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為在國南七里。顏師古以
為在宮中。宇文愷以為在國內。大戴記以為在近
郊三十里。此其地之不同也。黃帝以之祀上帝。堯
舜以之祀五帝。夏后以之享先祖。周人以之祀文
王。摯虞以為祭五天帝。康成以為祭五人帝。此其
祭之不同也。公玉帶以為一殿。帝命驗以為五府。
考工記以為五室。大戴禮以為九室。十二堂。月令
以為四堂。十二室。此室之多寡不同也。大戴禮以
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考工記以為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明堂月令以為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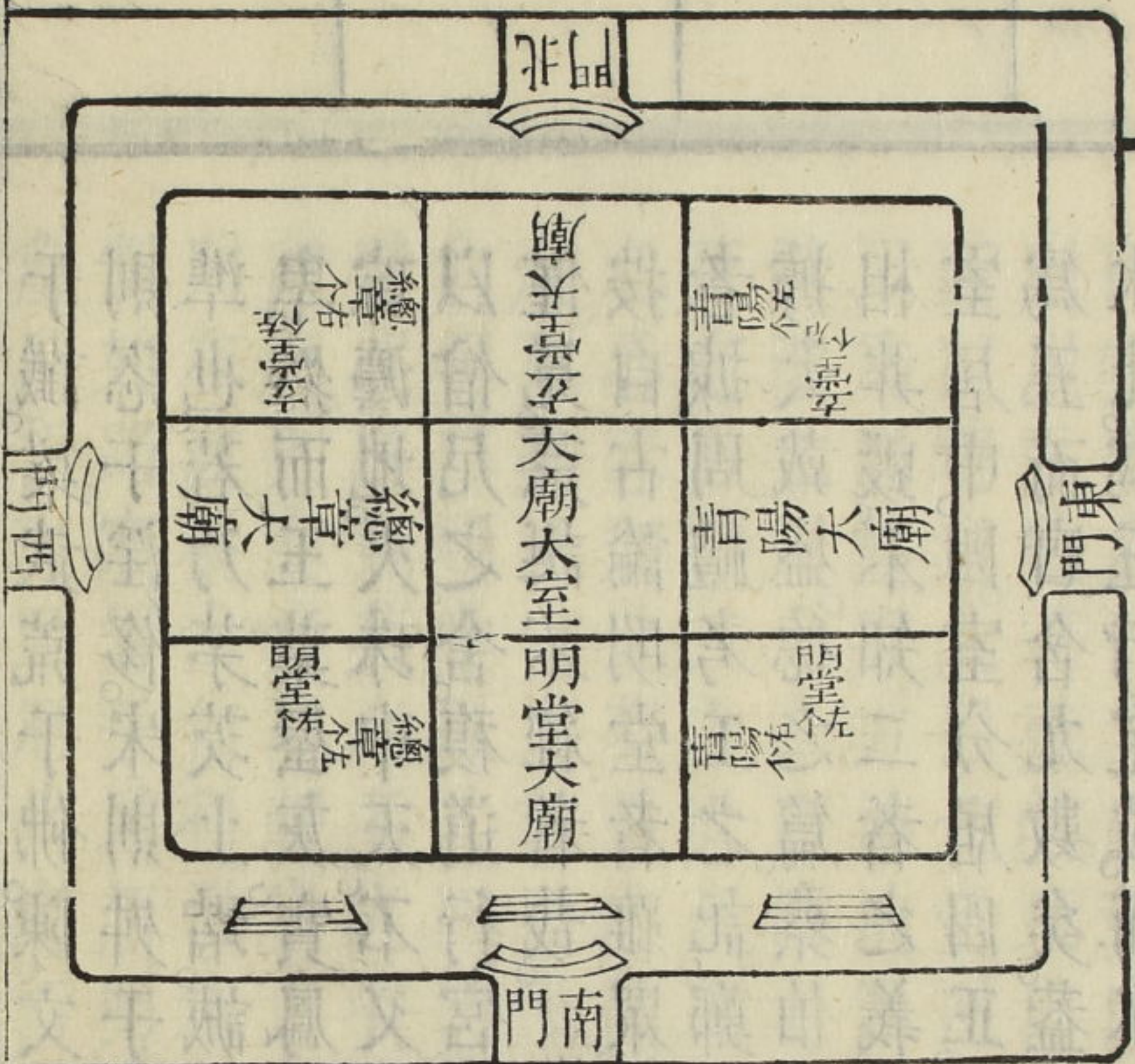
百四十四尺。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徑九丈。此又制之廣狹不同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則以五色而殊名。東曰青陽。南曰明堂。中曰太室。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則以五方而異號。應劭之說以為圓。灋天。方灋地。四闢灋四時。八牕灋八風。九階灋九州。十二座灋十二月。丈之數灋二十四氣。戶之數灋三十六雨。牖之數灋七十二風。其取象之各殊如此。蔡邕之論以為取其崇祀之貌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曰太廟。取其尊崇曰太室。取其向明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水圍如璧曰辟雍。其命名之各別也。又如此。夫以明堂為祖廟。則享帝享親。豈可合為一處。以明堂為辟雍。則布政養士。何得混為一堂。而鄭氏又謂明堂之制如路寢。管子又謂明堂之中有靈臺。紛紛聚訟。靡所折衷。至歷代之行之者。漢武溺于怪。光武惑

于讖。梁武荒于佛。陳文湑于眾。隋則奪于登讓。唐則恣于淫侈。宋則舛于焚修。皆非有至當不易之準也。若乃茅茨土階。誠為太簡。蒿宮煬館。亦覺過卑。然而玉葉蜃灰。實鳳鐵渠。不又傷于靡麗乎。黃琮灋地。火珠中天。不又擅于創造乎。佛堂畫像。聞以僧尼之舍。複道行宮。號曰崑崙之圃。不又罕聞

僅見。荒誕不經者哉。按自古論明堂者雖眾。而大旨不越兩途。言五室者據周禮考工之記。鄭康成之徒是也。言九室者據大戴盛德之篇。蔡伯喈之徒是也。各是所習。更相非毀。不知二者之義本相通。而文亦互備。夫一室居中。四室分居。四正。既有四正。必有四隅。則名為五。而實含九數矣。蓋土居中央。木東火南。金西水北。為五行定位。而水木用事則交東北。金水用事則交西北。木火用事則交東南。火金用事則交西南。四正以立其體。四隅以神其用。乃天道自然

相生之序也。五室九室。何嘗相背哉。

明堂圖



明堂之制。說者甚多。今依陳聶二氏圖。而以朱子井田說增損之。其四門三階。則本之明堂位。餘說雖繁。不敢濫及。按堂制當方。此東西獨廣者。匠人謂東西九筵。合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合六丈三尺也。

此言度地之法。五尺為几。

九尺為筵。

八尺為尋。

六尺為步。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

鄭剛中曰。二門

以乘車為度者

蓋王乘五路出

入往來皆由是

門故也。于廟門

度以鼎局于朝

門度以乘車。豈

非因物宜而為

之數哉。

度以軌。廟門容大局。

迴

七個。

大局長三尺七個。闡

則二丈一尺也。

門容小局參个。

小局長二尺。參

路門不容乘車之

五個。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則三丈。應門二徹參

个。二徹之內八尺。參个則二丈四尺也。

易氏祓曰。隱几而坐者宜于室。故室中度以几。肆

筵為禮者宜于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臂為八

尺。張臂宜于宮中。故宮中度以尋。人之布足為六

尺。布足宜于野。故野度以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

而車軌廣七尺。故涂度以軌。尋也步也。取諸身而

度之者也。几也筵也軌也。取諸物而度之者也。

外九室在路門

內謂路寢之內，九嬪謂三夫人，佐后治內政者。外謂路門之外，九卿贊三公，佐天子治外政者。三孤六

外如今朝堂諸

省治事處，玉藻

朝辨色始入君

日出而眠之，退

適路寢聽政，眠

朝在路門外庭

凡有職于朝者

咸至焉，聽政在

路寢君退于路

寢以待朝者各

就其官府治事

有當告者乃入

也，曾論說孔子

過位升堂，其在此

此歟

野涂所由尤少，故五軌。不

言緯涂者，與經涂同也。

也。諸侯之城制，一如宮隅，無過七雉也。以王國之環涂，為諸侯之經涂，則七軌而已。以王國之野

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

涂，為都城之經涂，則五軌而已。蓋尊卑隆殺各有定分也。

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野涂所由者眾，故九軌。遠城所由者少，故七軌。

都王子弟所封邑，其城制一如門阿，無過五雉

也。諸侯之制，下于天子。都城之制，下于諸侯。然諸侯

之有功德者，乃入為卿士。而其禮反下于諸侯。何

也。大抵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觀其采地

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

命也。以偶不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也。以

祿不以嗣，其于城涂之制可知矣。

溝洫，田間水道，耜起土器，即今犁頭金也。其廣五寸，兩耜相合，號為一耦。伐，猶發也。二人執耜

而伐其土，則有一尺矣。畝，田間通水小川也。田首，近陸處，其水道倍于畝，則廣深二尺矣。其名曰遂。

尺，謂之畝。古文畝字。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九百夫之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

地。成，水達遂，遂達溝，溝達洫，洫達澮，澮則直達于川。各載其名者，別其水之所從出也。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曰各載其名，則

司曲豆，去月，去

三，古香閣

達川者非止一澮矣

薛氏曰。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之成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之同有澮。則九千夫之地。二者似不同。然成閒有洫。非一成之地。止有一洫也。總而計之。一成當得九洫。同閒有澮。非一同之地。止有一澮也。總而計之。一同當得九澮。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于成舉洫。于同舉澮。就其閒之所有而約略言之耳。鄭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澮。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不知周世井田之澮。實公行天下。內外遠近。罔有異同。遂人匠人之所掌一而已矣。

筆力健舉有壁

立萬仞之勢

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此因地勢之自然而為之防也。蓋有山斯有川。有川斯有涂。所以備旱潦而通往來者也。

遂人萬夫有川。人力所為之川也。此兩山之閒必有川。天地自有之川也。以人為之川。通于自有之川。則尺寸之流皆距四海矣。

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溝以導水。因其水執之曲直。則流弗壅。防以障水。因其地執之高下。則隄難潰。漱蓄也。因水執而為溝。則水自漱蓄之而流益通。淫淤泥也。因地執而為防。則水必淫液之而隄益厚矣。

貴與馬氏曰。三代之時。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澮。故能時其畜洩。以備水旱。所以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因川澤之執。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于旱歲。不幸霖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謂尺三寸三分寸之一

一宣有半謂之

檣斨柄檣

檣有半謂之柯

一柯有半謂之

檣斨折也

磬折長四尺五寸

王氏曰宣也。檣也。柯也。磬折也。此其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檣有半。一柯有半。此其所定之數也。宣磬折。此取諸身以為灋者也。檣柯。此取諸物以為灋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之制。一皆有灋。以是而度物。用之為器。安有不中矩者哉。

車人為耒

刺

長尺有一寸。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

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耒耕耒也。庇耒下前曲接耒者。

堅土用直則入土有九。柔土用曲則便于反

中地者。曲直得中。而于地之剛柔皆利也。

王氏曰。車人為車。而亦為耒者。易曰。揉木為耒。蓋耒之為物。其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為物。或揉曲木以為體。或資利轉以為用。器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為耒也。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首指斧頭之金

半柯一尺五寸

一柯有半。四尺五寸。渠車。輶即身

以其一為之首。轂長半柯。輻長一柯有半。渠三柯

者三。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行澤者反輶。行山者反輶。反輶則易。反輶則完。

此車人主為牛車者。駕馬之車。以辨等威。功密事繁。故輪人與人。輶人並作。而聯事牛車。惟主任載功粗。事略直車人作之而已。

如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之類

和謂調適而用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

之也。弓貴及遠其力在幹。

弓欲疾發其執在角。幹角資筋而堅。深言其入矢之

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

深也。三者必得膠而後和合。而固而結之。則在絲飾而完之。則在漆。六者缺一不可也。

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

為受霜露也。

陽聲謂聲清也

鄉心謂不近皮也

遠根謂與根遠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

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

執形執也。木執曲則有力。可以及遠。故用以射遠。木性直則不撓。可以入深。故用以射深。

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網者薄。犛牛之角直而澤。老

秋萬物堅成之時。故其角厚。春萬物發生之時。故其角薄。牛之少者。其角紋直而滋澤。牛

之老者。其角紋絞而錯亂。

犛疾。久病也。險中角裏傷也。無澤少潤氣也。

牛之角。紕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

欲青白而豐末。

青白色之善也。豐末質之厚也。

朱純赤

昔。絞交錯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紕而搏。廉

團結而廉利也。

深瑕。紋深透也。澤潤澤也。紕。纒密也。搏。廉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得

者。清明之意。沈者。瑩潔之貌。

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幹欲堅而正固。故析于冬。角欲和而溫柔。故液于春。筋欲散而解緩。故治于夏。膠漆絲三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

者。欲其成就而充實。故于秋合成之。

體。弓往來之體也。寒。乃膠堅。冰析。澇。漆也。冰。乃

之時。定其體。則不復轉移矣。冰析澇。漆堅之時。治

以漆。則倍堅而固矣。

郎兆玉曰。天子

諸侯大夫士之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成規。猶言成圓也。四弓成規不同者。材長則句少也。

弓分爲四等以
弓之美惡而別
上士中士下士
之弓分爲三等
以弓之長短而
言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

上中下制。以弓之長短言。上中下士。以入之高下言。

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

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

服之。

往來體謂張弛。弛之則弓體往。張之則弓體來也。夾與合五而成規者。

弋繳射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

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

射于宮則不用樞質。唐弓合七而成規者。

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以上梓廬匠車弓五職合篇首輪輿二職敘攻木

之工畢

冬官三十且闕其六。而莫詳于輪輿弓三職。其餘
祇載大意。經世之書。非工人之守也。

總論 王平仲曰。伯禹作司空。其功效至于地。平天

冬官既亡。購以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姑用考工記

續之。以存事典之形似。名之曰記。固不敢躋而埒

于五官。蓋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林氏輩乃以亂先

王之典罪之。不已苛歟。至壽翁俞氏謂冬官未亡

不過雜出于五官之中。遂哀多益寡。別立一官。至
謂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謹龜陰之歸也。據其
說亦有近理者。然古人不敢綴補于屋壁。初出之
時。而後人乃欲割裂于千載沿習之後。又誰信之
至。梁氏又謂司空之大要。已列于太宰之篇首。而
爲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

無府史胥徒。故名其篇曰考工記。則又似此記果
 足以備冬官一職者。而不知其說之皆非也。予故
 盡黜之。一存漢人之舊觀焉。
 冬官雖缺。以諸經傳證之。當更有數十官。如司空
 如后稷。如農正。如農師。如司商。如甸人。如火師。如
 水師。如舟虞。如匠師。則見于國語。如工正。如陶正。
 如圻人。如司里。則見于左氏傳。如司士。如司木。如
 司水。如司草。如司貨。則見于曲禮。如野虞。如工師。
 如舟牧。則見于月令。此皆冬官篇亡之證也。

冬官遺力。觀以千金不掛。何則。王故。用等。工
 冬官遺力。觀以千金不掛。何則。王故。用等。工
 冬官遺力。觀以千金不掛。何則。王故。用等。工
 冬官遺力。觀以千金不掛。何則。王故。用等。工

周禮精華卷六終

